



工农兵批林批孔文选

批判反动的《三字经》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批判反动的《三字经》

（新华社北京二十日电）

批判反动的《三字经》

营口市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沈阳

批判反动的《三字经》

营口市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编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字数：59,000 印数：1—390,000

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90·321 定价：0.17元

毛主席语录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目 录

- 复辟经 卫道经 骗人经
..... 营口造纸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1)
- 《三字经》是反动透顶的复辟经
..... 营口市水源公社水源大队党总支书记 李兆敏 (12)
- “人性善” 恶满贯..... 营口纺织厂老工人 黄桂兰 (19)
- “中庸之道”是没落阶级的骗人哲学
..... 营口化工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25)
- 对阶级敌人决不讲“仁义”
..... 营口市博洛铺公社江南大队
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 江恕昌 (32)
- 亲不亲 阶级分..... 盖县万福公社万福
大队党支部书记 哈巨田 (38)
- 砸烂旧“礼教” 顶起“半边天”
..... 营口市西市区向阳公社阳光街党支部书记 苏纪云 (43)
-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 营口市润滑油脂厂高级醇
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50)

吹捧“神童”是为了推销“生而知之”的黑货

..... 营口军分区战士 王世惠 (55)

不信“天命”干革命

..... 营口市石佛公社建立大队
贫下中农理论学习小组 (59)

攻击秦始皇就是为了“复礼”

..... 营口港务局老工人 回凤阁 (66)

批判“学而优则仕” 坚持乡村干革命

..... 营口市郊区东大大队下乡
知识青年、大队党支部书记 刘兴芬 (74)

“悬梁刺股”就是鼓吹“闭门苦读”

..... 营口市师范学校工农兵学员 陈 阵 (79)

誓当教育革命的闯将 不做驯服的小绵羊

..... 营口市七中六年一班红卫兵 (85)

复辟经 卫道经 骗人经

营口造纸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三字经》是鼓吹“克己复礼”的复辟经，是宣扬孔孟之道的卫道经，也是一部通篇“仁义道德”、满藏杀人毒药的骗人经。我们工人说得好：

《三字经》是杀人经，
五毒全在此书中，
把它逐条来批判，
孔孟林贼一脉通。

《三字经》这本所谓“启蒙”课本，是南宋末年反动儒生王应麟编纂的一株大毒草。它一出笼，就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狂热吹捧，被称为“小型百科全书”、“袖里通鉴纲目”，当作与“四书”、“五经”同样重要的学童必读之书，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和推销。以后历代反动统治者和御用儒生们对它陆续加以增补、修饰、添插图、搞注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毒液横飞，坑害了中国人民七百多年。

这本以顺口溜形式写成的一千多字的小册子，之所以如此被重视，被推崇并广为利用，决不是因为它在传授文化、传播知识上有什么独特过人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它适应了反动统治阶级强化宣扬、普及孔孟之道的需要。《三字经》字字句句浸透着孔孟之道的毒汁，几乎包罗了历代儒家所宣

扬的一切黑货。它的炮制者们把儒家关于哲学、政治、道德、历史和教育等各方面的反动观点，精心编排，用通俗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三字经》就成了集没落地主阶级反动世界观之大成、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它在七百年中实在是握在反动派手中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是束缚中国人民手脚的精神枷锁和毒杀青少年的精神鸦片。

—

《三字经》里包藏的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

它和历代反动派一样，宣扬复辟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鼓吹“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它的炮制者们学着孔老二到死念念不忘周公的丑态，叫喊什么“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对西周奴隶制度以及规定那些奴隶制度的《周礼》极力吹捧。他们也和一切反动派一样，攻击秦始皇和法家。胡说春秋战国之交的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夺权的革命风暴是“王纲坠”，咒骂秦朝行“兼并”，二世而亡。这完全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复古倒退路线的表现。他们宣扬这一套东西就是要阻止社会前进，维护反动没落阶级的统治。

《三字经》并以极其伪善的面目，一开头就宣扬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大讲“德”“仁义”“忠恕”之类黑话，竭力贩卖超阶级的“人性论”。它宣扬这种“性善”论，一方面把剥削阶级、剥削制度说成是“善”和“仁”的，用温情脉脉的薄纱遮盖剥削阶级的罪恶；另一方面把地主阶级

的人性说成是共同的人性，抹杀人的阶级性，宣扬奴隶主、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才是符合人性的，而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就是丧天害理，不合乎“人性”。这是赤裸裸地在为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阶级开脱罪责，让人民群众甘受他们的奴役和压榨。

《三字经》把这种“仁义道德”的说教，应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大讲“三纲五常”、“孝悌”、“忠爱”。儒家认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人的本性的表现；胡诌“三纲五常”都是“天意”、“天理”，是绝对不变的，这就把封建社会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说成是永恒的真理，妄图用这“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永远捆住中国人民的手脚。

《三字经》把这些唯心观点应用于解说历史，颠倒黑白地胡诌了一通中国历史，抛出了一整套的唯心史观。在那里，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帝王将相走马灯似地上下下下，他们“膺景命”“创国基”，而劳动人民的历史功绩被一笔抹杀，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更诬蔑为“寇”和“乱”。总之，《三字经》的炮制者们宣扬英雄创造历史，为剥削阶级涂脂抹粉。他们竭力去“请出历史的亡灵”，来为他们的腐朽统治作辩护。

《三字经》更把它的支支毒箭射向青少年。这里竭力地宣扬“尊孔读经”、“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教育思想。它所宣扬的封建教育的内容是“四书”“五经”，即尊孔读经；

教育的道路是搞“悬梁刺股”式的“闭门读书”，象“孟母三迁”那样脱离劳动人民和实践；教育的方法是大搞“师道尊严”，对学生实行专政；教育的目的是“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一句话，就是为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培养“忠诚”的卫道士和恭顺的奴才。

此外，《三字经》还叫嚣什么“中不偏，庸不易”的“中庸之道”，鼓吹什么“神童”的“天才论”，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说，腐朽反动的男尊女卑观点等等，虽然往往只用三言两语，但却“撮其要，纪其事”，把孔孟之道最腐朽反动的东西集中起来，加以粉饰，大肆宣扬。这就是《三字经》反动腐朽的主要内容。真是：

字字“仁义”“道德”，

支支毒箭杀人，

宣扬孔孟之道，

包藏反动黑心。

二

《三字经》这本黑书的出笼和被大肆吹捧，广为传播，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它是在封建地主阶级越来越走向反动的情况下，适应反动统治者大力宣扬尊儒反法反动思想的产物。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

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三字经》广泛流传的七百年，正是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和已经变为“纸老虎”，封建社会开始和越来越走下坡路直到被推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随着封建地主阶级越来越走向没落和腐朽，它们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也更加残酷，社会阶级矛盾就更为尖锐和激烈。阶级压迫引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断反抗。宋代先后有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杨么，明代有唐赛儿、邓茂七、刘六、刘七、李自成，清代有太平天国等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趋没落的封建制度，也有力地冲击了孔孟反动思想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中，随着封建地主阶级逐渐向反面转化，孔孟之道被当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和御用统治工具，但历代法家代表人物如王充、曹操、柳宗元等，却对孔孟之道进行了尖锐批判，给以有力的抨击。宋代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为了论证他们的革新政治路线，提出了他的进步思想路线——“荆公新学”，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的思想，直接抨击了孔孟的神秘主义的“天命观”和复辟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冲击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到了明、清以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封建制度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日趋没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正在倒塌的统治地位及其思想阵地，更加乞灵于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孔

孟之道，妄图用它来麻痹、磨灭和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挽救自己的灭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一方面把孔老二的地位越抬越高，给他的头衔越加越阔气，使他成为“神圣”的偶像；另一方面，不断地提高儒家思想的地位，把封建道德法典化，孔老二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那些复辟“经”，就越来越被尊奉，“四书”、“五经”成了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官吏考试的标准。努力强化孔孟之道的灌输和宣传。封建地主阶级乞灵于孔老二来挽救危亡，越尊孔就越腐败，精神上就越趋于瓦解；而随着危机越加严重，他们就越搞尊孔。就这样，伴随着封建地主阶级一步步滑向末日，尊孔的调头象送葬的挽歌一样，越唱越起劲了。

宋、明以来，反动的孔孟之徒们为了推销孔孟之道，使它更能毒化人心，更具有欺骗性，便把孔孟学说精心地给以加工和改造，形成了所谓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对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这些大破孔孟之道的革命纲领的反动，也是对王安石“三不足”思想的反动。王安石的“荆公新学”继承了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历代儒家宣扬的神秘主义“天命观”和“法先王”的倒退思想。因此，孔孟的徒子徒孙们就需要对孔孟儒学加以改造。这样，就出现了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炮制的程朱理学，使儒学进入了更加腐朽反动的阶段。程朱理学把整个封建制度和这个制度下的整个统治秩序、思想意识、道德规范，统统说成是“天理”，用这个唯心主义的货色来论证当时已经没落了的封建统治是合理的。他们大谈什么要“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说，要老老实实地去接受封建地主的统

治，这是合乎“天理”的；而劳动人民求生存，求温饱，要斗争，要革命，就是“人欲”，是天理不容的东西。他们把这些货色用“仁义道德”加以装饰，使它更加具有欺骗性。反动理学家们还特别着重地用他们这套理论来解释、规定人们中间关系，从国家到家庭，从社会到个人，从最高统治者的“君”到压在社会底层的“民”，都定出了死板繁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信条，搞什么“三纲”、“五常”、“四德”、“十义”，这就是所谓“伦理纲常”的杀人“名教”。宋、明理学使得孔孟之道的流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为了使孔孟之道普及，宋代以后，封建地主阶级除了继续宣扬“五经”之外，又由朱熹拼凑《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为“四书”，加了注解，成为比“五经”更重要的必读书。同时，还采用各种各样通俗的形式，以“格言”、“语录”、“谚语”以及文艺形式，大力宣扬孔孟之道，用来毒害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有意识地用孔孟之道来扼杀人民的革命思想，使人们从儿童时期起就受到孔孟之道的毒害。

就在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制造这股尊孔逆流之下，《三字经》炮制出笼了。它是紧密配合封建地主阶级加紧搞尊孔的反动需要的产物。它和这个时期一切儒家反动著作一样，也是把孔老二及其门徒提到至高无尚的地位，为孔孟之道做招牌；它也学着理学家的欺骗手法，从虚伪的“性善论”讲起，着重讲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一类东西，在毒化人民的思想意识上下功夫；它也是努力采取通俗的形式来贩卖孔孟之道的黑货，使人们受骗上当。总之，这部小小的黑

书，确实反映了这个时期尊孔派反动活动的特色，是地地道道的尊孔反法的一个黑标本。这样，一个一千多字的小册子，流传这么久远，名望抬得这么高，也就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了。我们从它的出笼和被吹捧，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历代反动派大搞尊孔读经的反动实质。

三

解放以来，《三字经》这个小本本早已从社会上清除了，但是《三字经》中所宣扬的孔孟之道还有市场，宣扬《三字经》那套反动思想的还大有人在，流毒还待肃清。所以，深入批判《三字经》，是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的。这不是对着历史垃圾放空炮，而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革命。

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尊孔派。他们要搞尊孔，要宣扬孔孟之道，也极力宣扬《三字经》的那些腐烂发霉的货色。曾几何时，刘少奇、林彪的爪牙们就公开地跳出来叫嚣“《三字经》是本好书”，现在要“继承这些遗产”，甚至鼓吹人们重新学习《三字经》。林彪死党也从《三字经》的破烂中寻找他们搞反革命活动的思想武器，他们叫嚣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尊孔读经谬论，就是从《三字经》里抄袭来的。而我们仔细对照一下《三字经》和林彪的反动谬论，就会看到二者一脉相承的关系：一个念念不忘“克己复礼”，一个叫嚣“我周公，做周礼，著六官，存治体”；一个自封“天才”、“天马”，一个吹捧“神童”；一个说“中庸之道……合理”，一个叫嚷“中不偏，庸不易”；一

个宣扬“德”、“仁义”、“忠恕”，一个唠唠叨叨“讲道德，说仁义”……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他们是一条黑线穿下来的。为什么他们宣扬的都有共同之处？就是因为《三字经》的炮制者和宣扬者们，是没落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林彪则是国内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和国际上帝、修、反的政治代表，他们作为反动没落阶级的阶级本质是一致的。《三字经》为了挽救没落地主阶级的灭亡，乞灵于孔老二的幽魂，从孔孟之道里，寻求麻痹、镇压人民革命精神的思想武器，林彪象历代反动派一样，也要抓住孔孟之道作为救命稻草，把历史上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思想垃圾当作他们借以活命的宝贝，他们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同样的。《三字经》的炮制者和宣扬者与林彪更有着共同的罪恶目的，那就是反对革命，妄图阻止历史前进，拉历史车轮倒转。批判《三字经》，可以深刻揭露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更加看清他的反革命极右实质。

深入批判《三字经》，我们可以对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的重大意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我们也要研究敌人的策略，针锋相对地与之斗争。历史证明，越是在封建经济基础被动摇、被瓦解，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陷入更加严重的矛盾和危机之中的时候，他们就更要强化对孔孟之道的宣传，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企图借助于孔孟之道这一思想武器，为日益僵化的封建社会注射强心剂。从《三字经》这个反面教材看，历代反动派

和那些孔孟之徒为了宣扬孔孟之道可以说是不惜工本，费尽心机的。他们拚命地把孔孟之道搞成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深入到穷乡僻壤里去，而且又搞成通俗化、口语化的顺口溜形式，使之广为流传。这就使得它所宣扬的孔孟之道毒性更大，危害更深广。而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日益巩固的时候，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也企图利用他们长期盘据的意识形态阵地，特别是利用孔孟之道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妄图利用这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来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因此，《三字经》中宣扬的孔孟黑货总要被他们所利用。对付这样一些反动的东西，我们革命人民是要用相当大的气力的，打一、两个战役不行，少数人批一批也不行，必须调动工农兵这支浩浩荡荡的大批判主力军，进行长期作战。这样，才能把批林批孔更加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分析批判《三字经》，清除其流毒，很有好处，很有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荡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各个角落里的影响，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三字经》流传久，流毒深，剥削阶级的传统偏见和旧习惯势力与它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它在人民群众中散布的那些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流毒，正是修正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赖以传播的基础。这些东西也束缚着人民的革命精神，影响人民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